

断鸿零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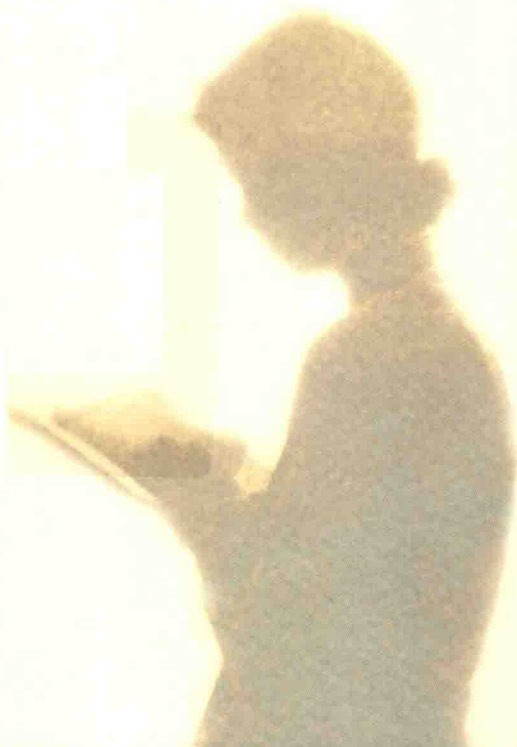
苏曼殊 著

孽冤镜

吴双热 著

玉梨魂

徐枕亚 著



断鸿零雁记

苏曼殊 著

孽冤镜

吴双热 著

玉梨魂

徐枕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断鸿零雁记 / 苏曼殊著. 孽冤镜 / 吴双热著. 玉梨魂 / 徐枕亚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06-1131-3

I. ①断… ②孽… ③玉… II. ①苏… ②吴… ③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88号

- | | |
|---------|---|
| 书 名 | 断鸿零雁记 孽冤镜 玉梨魂 |
| 著 者 | 苏曼殊 吴双热 徐枕亚 吴 琼 点校 |
| 责 任 编 辑 | 常宁文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邮编:210038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18.5 |
| 字 数 | 311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131-3 |
| 定 价 | 2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68037410) |

出版说明

20 世纪初,“十里洋场”上海兴起一股言情小说潮流,其特点是以才子佳人恋情为主题,语言优美,情尚苦悲,后人称“鸳鸯蝴蝶派”。本丛书选取的三种小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吴双热的《孽冤镜》、徐枕亚的《玉梨魂》,都是其中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孽冤镜》、《玉梨魂》则是鸳鸯蝴蝶派的巅峰之作,代表了该派小说的典型风貌与最高水准。

《断鸿零雁记》初刊于 1912 年 5 月至 8 月上海《太平洋报》,1919 年广益书局出版单行本,192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本,还多次被改编为剧本,在大银幕上演。同样是 1912 年,吴双热的《孽冤镜》与徐枕亚《玉梨魂》在《民权报》隔日连载,更是城中大热,两种小说你方唱罢我登场,令读者几欲痴狂。1914 年《孽冤镜》出单行本后,众多名流为其作序,赞声不绝。后被上海民鸣社改编,登上戏剧舞台,声名远播。《玉梨魂》更是造成轰动效应,单行本先后再版 30 余次,畅销不衰,创造了民国小说的销量奇迹,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有传末代状元刘春霖之女刘氏,看了《玉梨魂》后对徐枕亚十分倾慕,千里追随要嫁给他,这种堪比当今追星族的热情,也表明当时鸳鸯蝴蝶派的盛行。现在阅读这些小说,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其中纯情与浪漫的动人心魄、华美文字中渗透的绝望与挣扎,以及旧时代氛围遮蔽不住的爱情光华。爱情总是有沁人心脾、超越时代的魅力,这些小说在当时打动了万千读者,想必也能拨动当下读者的心弦。而在虐心爱情和华美文字外,鸳鸯蝴蝶派小说亦通过自己的方式反思着民初社会的保守落后与爱情生命的脆弱不堪,它们从言情的角度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心态与风尚,展示了爱情领域内新旧观念的冲突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是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真正价值所在。

《断鸿零雁记》作者苏曼殊,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戡,字子谷,出家后法号曼殊。他多才多艺,诗文绘画皆有造诣,而且佯狂玩世,嗜酒暴食,是个性情中

人。《断鸿零雁记》中，苏曼殊以第一人称叙述“我”——河合三郎的成长经历与两段无果的爱情，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以情韵见长，语言尤其清艳明秀，场景渲染、心理描写非常出彩。《孽冤镜》作者为著名报人吴双热。他名恤，别署双热、一寒等，常熟人。出身书香门第，下笔善于煽情。《孽冤镜》是一部哀情小说，讲述“我”的朋友姑苏仕宦子弟王可青的悲惨情事。小说情节曲折，叙事手法高超，悬念设置纯熟，可读性相当强。《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名觉，字枕亚，别署徐徐、泣珠生、东海三郎等，江苏常熟人，南社社员。《玉梨魂》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共三十章，演绎落魄教书人何梦霞与寡妇白梨影从邂逅到天人永隔的悲欢离合。整个故事自始至终弥漫着悲伤的氛围，情词悱恻，哀怨满纸。作者在情节构思上亦有奇巧，以梨花和辛夷为美人之比，以埋香冢为触发契机和结局暗示，诗词酬唱连缀其间，开场情韵深致，结局余韵袅袅，将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巧妙融入新时代生活中，极富浪漫情怀，又有世俗风味。

此次整理，《断鸿零雁记》以 1927 年柳亚子所辑《苏曼殊全集》为底本，以 1934 年启智书局铅印本为校本。《孽冤镜》以 1915 年民权出版部本为底本，参校它本。《玉梨魂》以 1913 年民权出版部本为底本，以 1919 年小说新报社本为参校本。为便于读者阅读，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异体字按最新汉语规范更改，句读亦重新规范过，一些词句讹误已经改。至于有的通假字等，既不影响阅读，则保留原貌。

目 录

断鸿零雁记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04
第三章	006
第四章	008
第五章	010
第六章	012
第七章	013
第八章	016
第九章	018
第十章	020
第十一章	022
第十二章	024
第十三章	028
第十四章	029
第十五章	031
第十六章	033
第十七章	035
第十八章	037
第十九章	039
第二十章	042

第二十一章	043
第二十二章	045
第二十三章	047
第二十四章	049
第二十五章	051
第二十六章	053
第二十七章	055

孽冤镜

自序	059
楔子	061
第 一 章 游春	062
第 二 章 逅艳	067
第 三 章 问津	072
第 四 章 旧恨	077
第 五 章 鰥居	082
第 六 章 读画	087
第 七 章 语冰	092
第 八 章 登楼	095
第 九 章 证盟	100
第 十 章 酒意	104
第 十 一 章 违面	108
第 十 二 章 侦探	113
第 十 三 章 恶耗	116
第 十 四 章 吊影	120
第 十 五 章 设谋	123
第 十 六 章 传书	127
第 十 七 章 发秘	130
第 十 八 章 鼠窃	134
第 十 九 章 楼空	136

第二十章	惨剧	140
第二十一章	再误	144
第二十二章	憔悴	148
第二十三章	末日	151
第二十四章	尾声	154
题跋		158

玉 梨 魂

第一章	葬花	161
第二章	夜哭	165
第三章	课儿	169
第四章	诗媒	173
第五章	芳讯	177
第六章	别秦	181
第七章	独醉	186
第八章	赠兰	191
第九章	题影	196
第十章	情耗	201
第十一章	心潮	205
第十二章	情敌	209
第十三章	心药	213
第十四章	孽媒	217
第十五章	渴暑	221
第十六章	灯市	225
第十七章	魔劫	229
第十八章	对泣	233
第十九章	秋心	238
第二十章	噩梦	242
第二十一章	证婚	246
第二十二章	琴心	251

第二十三章	翦情	257
第二十四章	挥血	261
第二十五章	惊鸿	264
第二十六章	鹃化	267
第二十七章	隐痛	272
第二十八章	断肠	276
第二十九章	日记	280
第三十章	凭吊	286

断鸿零雁记

“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

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矣！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而不知余之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滨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无云，山麓葱翠间，红瓦鳞鳞，隐约可辨，盖海云古刹在焉。相传宋亡之际，陆秀夫既抱幼帝，殉国崖山。有遗老遁迹于斯，祝发为僧，昼夜向天呼号，冀招大行皇帝之灵。故至今日，遥望山岭云气葱郁，或时闻潮水悲嘶，尤使人欷歔凭吊，不堪回首。

今吾述刹中，宝网金幢，俱为古物。池流清静，松柏蔚然。住僧数十，威仪齐肃，器钵无声。岁岁经冬传戒，顾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肠峻险，登之殊艰故也。

一日凌晨，钟声徐发，余倚刹角危楼，看天际沙鸥明灭。是时已入冬令，海风逼人于千里之外。读吾书者识之：此日为余三戒俱足之日。计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师。后此扫叶焚香，送我流年，亦复何憾！如是思维，不觉堕泪，叹曰：“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否否。余自养父见背，虽茕茕一身，然常于风动树梢，零雨连绵，百静之中，隐约微闻慈母唤我之声。顾声从何来，余心且不自明，恒结凝想耳。”继又叹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见？亦知儿身世飘零，至于斯极耶？”

此时晴波旷邈，光景奇丽。余遂披袈裟，随同戒者三十六人，双手捧香鱼贯而行。升大殿已，鹄立左右。四山长老云集。《香赞》既阕，万籁无声。少选，有尊证闍黎，以悲紧之音唱曰：

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报父母养育之恩。

余斯时泪如绠縻，莫能仰视，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礼毕，诸长老——来相劝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愿力壮严。此去谨侍亲师，异日灵山会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顶礼受牒，收泪拜辞诸长老，徐徐下山。夹道枯柯，已无宿叶；悲凉境地，惟见樵夫出没，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难言之恫。

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



第二章

余既辞海云寺，即驻荒村静室，经行侍师而外，日以泪珠拭面耳。吾师视余年幼，固已怜之。顾吾师虽慈蔼，不足以杀吾悲。读者试思，余殆极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师命下乡化米，量之可十余斤。负之行，思觅投宿之所。忽有强者自远而来，将余米囊夺去。余付之一叹。尔时天已薄暮，予独行。至海边，已不辨道路。徘徊久之，就沙滩小憩。而骇浪遽起，四顾昏黑。余踌躇间，遥见海面火光如豆。知有渔舟经此，遂疾声呼曰：“请渔翁来，余欲渡耳。”

已而火光渐大。知舟已迎面至，余心殊慰。未几，舟果傍岸。渔人询余何往。曰：“余为波罗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渔人摇手曰：“乌，是何言！余舟将以捕鱼易利，安能载尔贫僧？”言毕，登舟驶去。

余莫审所适，怅然涕下。忽耳畔微闻犬吠声，余念是间，殆有村落，遂循草径行。渐前，有古庙，就之，中悬渔灯，余入蜷卧石上。

俄闻户外足音，余整衣起，瞥见一童子匆匆入。余曰：“小子何之？”

童子手持竹笼数事示余曰：“吾操业至劳。夜已深矣，吾犹匿颓垣败壁，或幽岩密菁间，类偷儿行径者，盖为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

余曰：“少年英俊，胡为业此屑小事？”

童子太息曰：“吾家固有花圃，吾日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吝，故所入滋微，不足以养吾慈母。慈母老矣。试思吾为人子，安可勿尽心以娱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艰辛，而兼业此。虽然，吾母尚不之知，否则亦必尼吾如是。吾前日见庙侧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两夜，尚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虫早落吾手，待邻村墟期，必得善价，当为慈母市羊裘一领，使老母虽于冬深之日，犹在春温。小子之心，如是慰矣。吾岂荒伧市儈，终日孳孳爱钱而不爱命者耶？”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触，泫然泪下。童子相余顶，从容曰：“敢问师奚为露

宿于是？”余视童貌甚庄肃，一一告以所遇。

童子慨然曰：“师苦矣。寒舍尚有空馥，去此不远，请从我归。否则村人固凶恣，诬师为贼，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诚实，诺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辟扉，复自阖之，导余曲折度回廊。苑内百花，暗香沁鼻。既忽微闻老人语曰：“潮儿，今日归何晚？”

余谛听之，奇哉，奇哉，此人声音也！及至厅事，则赫然余乳媪在焉。



第三章

余礼乳媪既毕，悲喜交并。媪一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谛视余面，即以手拊额，沉思久之，凄然曰：“伤哉，三郎也！设吾今日犹在彼家，即尔胡至沦入空界。计吾依夫人之侧，不过三年。为时虽短，然夫人以慈爱为怀，视我良厚。一别夫人，悠悠十数载，乃至于今，吾每饭犹能不忘夫人爱顾之心。先是夫人行后，彼家人虽遇我恶薄，吾但顺受之。盖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离三郎而去。迨尔父执去世之时，吾中心戚戚，方谓三郎孤寒无依，欲驰书白夫人，使尔东归，离彼獯獻。詎料彼妇侦知，逢其愠怒，即以藤鞭我。斯时吾亦不欲与之言人道矣！纵情挞已，即摈我归。”

媪言至此，声泪俱下。斯时，余方寸悲惨已极，顾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媪，惟泪涌如泉，相对无语。余忽心念乳媪以四十许人，触此愤恻，宁人所堪？遂强颜慰之曰：“媪毋伤。媪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言宣？余虽心冷空门，今兹幸逢吾媪，借通吾骨肉消息。否即碧落黄泉，无相见之日！以此思之，不亦彼苍尚有灵耶？余在幼龄，恒知吾母尚存，第百思莫审居何许，且为谁氏。今吾媪所称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为任我孑孑一身，飘摇危苦，都弗之问？媪试语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

媪既收泪，面余言曰：“三郎居，吾语尔：吾为村人女，世居于斯，牧畜为业。既嫁，随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乐无极，宁识人间有是非忧患？村家夫妇，如水流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仅遗稚子，即潮儿也。是后家计日困。平生亲友，咸视吾母子为路人。斯时吾悟世变，怆然于中，四顾茫茫，其谁诉耶？

“一日拾穗村边。忽有古装夫人，姗姗来至吾前，谓曰：‘子似重有忧者？’因详叩吾况。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怜而招我，为三郎乳媪。古装夫人者，诚三郎生母。盖夫人为日本产，衣制悉从吾国古代。此吾见夫人后，始习闻之。

“‘三郎’即夫人命尔名也。尝闻之夫人，尔呱呱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尔

生父宗郎，旧为江户名族，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后此夫人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尔托根上国。故掣尔身于父执为义子，使尔离绝岛民根性，冀尔长进为人中龙也。明知兹事有干国律，然慈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乃亲自抱尔，潜行来游吾国。侨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诏我曰：‘我东归矣。尔其珍重！’复手指三郎，凄声含泪曰：‘是儿生也不辰，媼其善视之，吾必不忘尔赐。’语已，手书地址付余，嘱勿遗失，故吾今尚珍藏旧篋之中。

“当是时，吾感泣不置。夫人且赐我百金。顾今日此金虽尽，而吾感激之私无能尽也。尤忆夫人束装之先一夕，一一为贮小影于尔果罐之中，衣篋之内。冀尔稍长，不忘见阿母容仪。用意至为凄恻。谁知夫人行后，彼家人悉检毁之。嗣后，夫人尝三致书于余，并寄我以金，均由彼妇收没。又以吾详知夫人身世，且深爱三郎，怒我固作是态，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发。甚矣哉，人与猛兽，直一线之分耳！吾既见殡之后，彼即谎言夫人已葬鱼腹。故亲友邻舍，咸目尔为无母之儿，弗之闻问。迹彼肺肝，盖防尔长大，思归依阿娘耳。嗟乎！既取人子，复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妇前生是何毒物？苍天苍天！吾岂怨毒他人者哉？今为是言者，所以惩悍妇耳。

“尔父执为人诚实，恒念尔生父于彼有恩，视尔犹如己出。谁料尔父执辞世不旋踵，而彼妇初心顿变耶？至尔无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伦比。顾尔今亭亭玉立，别来无恙。吾亦老矣，不应对尔絮絮出之，以存忠厚。虽然，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则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长。世态如斯，可胜浩叹！”吾媼言已，垂头太息。

少须，媼尚欲有言。斯时余满胸愁绪，波谲云诡。顾既审吾生母消息，不愿多询往事，更无暇自悲身世，遂从容启媼曰：“今夜深矣，媼且安寝。余行将孑身以寻阿母。望吾媼千万勿过伤悲。天下事正复谁料？媼视我与潮儿，岂没世而名不称者耶？”

既而媼忽仰首，且抚余肩曰：“伤哉，不图三郎羸瘠至于斯极！尔今须就寝。后此且住吾家，徐图东归，寻觅尔母。吾时时犹梦古装夫人彷徨于东海之滨，盼三郎归也。三郎，尔尚有阿姊义妹娇随娘侧，尔亦将闻阿娘唤尔之声。老身已矣，行将就木，弗克再会夫人。但愿苍苍者，必有以加庇夫人耳。”

翌晨，阳光灿烂，余思往事，历历犹在心头。读者试思，余昨宵乌能成寐？斯时郁伊无极，即起披衣，出庐四瞩。柳瘦于骨，山容萧然矣。继今以后，余居乳媪家，日与潮儿弄艇投竿于荒江烟雨之中，或骑牛村外。幽恨万千，不自知其消散于晚风长笛间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风雪，萧萧彻骨。余与潮儿方自后山负薪以归。甫入门，见吾乳媪背炉兀坐，手缝旧衲，闻吾等声气，即仰首视余曰：“劳哉，小子！吾见尔滋慰。尔两人且歇，待我燃烛，出鲜鱼热饭，偕尔晚膳。吾家去湖不远，鱼甚鲜美，价亦不昂。村居胜城市多矣。”

余与潮儿即将蓑笠除下，与媪共饭，为况乐甚。少选，饭罢，媪面余言曰：“吾今日见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尔孱躯，今后勿复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儿可为吾助。今吾为尔计，尔须静听吾言。吾家花圃，在三春佳日，群芳甚盛。今已冬深，明岁春归时，尔朝携花出售，日中即为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资虽薄，然吾能为尔积聚。迄二三年后，定能敷尔东归之费。舍此计无所出。三郎，尔意云何？”

余曰：“善。均如媪言。”

媪续曰：“三郎，尔先在江户固为公子，出必肥马轻裘，今兹暂作花佣，亦殊异事。虽然，尔异日东归，仍为千金之子，谁复呼尔为鬻花郎耶？”

余听至此，注视吾媪慈颜，一笑如春温焉。

岁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装，携花出售。每晨只经三四村落。余左手携花筐，右手持竹竿，顶戴渔父之笠，盖防人知我为比丘也。踽踽道中，状殊羞涩。见买花者，女子为最多，次则村姬耳。计余每日得钱可二三百，如是者弥月矣。

一日，余方独行前村，天忽阴晦，小雨溟濛，沾余衣袂。此日为清明前二日，家家部署扫墓之事，故沿道无人，但有雨声清沥愁人而已。余纾道徐行，至一屋角细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纱窗内，有女郎新装临眺，容华绝代，而玉颜带肃，涌现殷忧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气清，新绿照眼。余方欲行，前屋侧扉已启，又见一女子匆遽出而礼余，嗫嚅言曰：“恕奴失礼。请问若从何方至